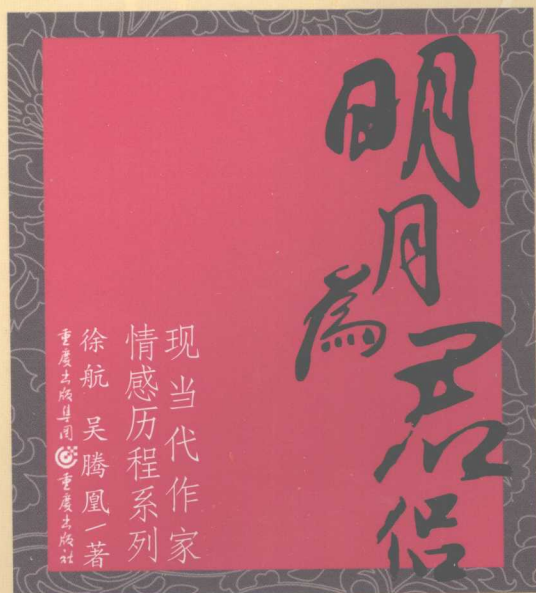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蒋光慈的情感历程

传说中第一个以卖文为生的革命作家，

过着极度奢靡的“资本家式”的生活，

然而他的个人情感的彷徨与苦痛或许是很多“资本家”都不可能会有有的……

现当代作家情感历程系列

# 明月為君佐

蒋光慈的情感历程

徐航 吴腾凤 著

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月为君侣——蒋光慈的情感历程 / 徐航, 吴腾凰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5366-9373-9

I. 明… II. ①徐… ②吴… III. 蒋光慈—生平事迹  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6622 号

## 明月为君侣——蒋光慈的情感历程

MINGYUE WEI JUNLI:JIANGGUANGCI DE QINGGAN LICHENG

徐 航 吴腾凰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王 勤

责任编辑: 周英斌 王 勤 (特约)

责任校对: 周英斌 王 勤

装帧设计: 蒋忠智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100mm 1/16 印张: 12.25 字数: 20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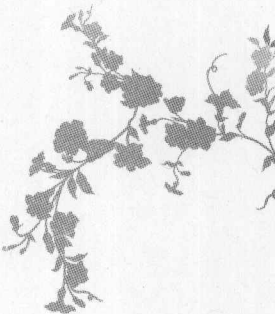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9373-9

定价: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## 目 录

- 1 海归归来
- 7 大别山姑娘王书英
- 14 青梅竹马凝深情
- 20 成长的烦恼
- 30 心系“苏维娅”
- 38 圆房
- 47 离别
- 58 教授与女杰
- 74 嫁妻
- 84 情定“苏维娅”
- 101 庐山遗憾
- 110 “瑜妹情结”
- 121 多才多艺吴似鸿
- 130 浦江之爱
- 137 追求·理解·同居
- 148 活跃在文坛艺海间
- 160 头上悬着的利剑
- 173 “我要光明,我要太阳!”
  
- 182 后记

## 海归归来

圆月的月亮，在一片稀稀朗朗的浮云中间徘徊。皖西大地似乎在微微颤抖的薄明中沉寂。这时，在安徽六安通往霍邱南乡白塔畈的乡村小道上，急匆匆地走着一位年轻人：二十多岁年纪，高高挺挺的身架，体型偏瘦而显得有几分秀逸。淡黄色的纺绸短衫，在月下泛着白色的光；一双厚底皮鞋在小道上迅速地移动着，激起一股股烟尘。年轻人手提牛皮箱，梳着二分头，戴着一副细边眼镜，镜片后眸光闪动。

这个年轻人，就是刚从海外归来的蒋光慈，又名蒋儒恒，号北峰，小名巧子，出生在霍邱白塔畈。

乡村小道两旁的田野上，生长着正壮秆拔节的水稻。晚风轻拂，送来阵阵禾苗的芳香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几只萤火虫，随人而移，在稻叶上翻飞，似乎是在喧闹的蛙鸣声中翩翩起舞。一处又一处黑魑魑的村庄，都在沉睡之中，偶尔传来乘凉的人拍打蒲扇声中的笑语和几声狗吠。

故乡在召唤！蒋光慈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这是一条他从小就熟悉的道路，路



蒋光慈

边住着他的许多亲戚和族人。童年和少年时期,他就曾跟随父亲,急匆匆地奔波在这条小道上,为蒋氏宗族诸项事情出力,也曾无忧无虑地和伙伴、兄妹们肆意玩耍。他们在柳林里用柳叶做柳笛、卷喇叭,用柳树皮编炸鞭。下雨时,他们把大批柳树条子编好支撑起来,连成一条“街”,他们在街下躲雨。有时,他们还在河底的石缝中摸鱼、“敲鱼”,捉出一条条肥嫩而又骨软无刺的“沙钻子”,在柳林地上挖个“灶”,把鱼放在卷起的铁皮上烤着吃。多有意思的童年时光啊!

突然,随着一阵“叮叮当当……”令人惊惧的风铃声,传来一长串苍凉的吼叫:“小心啊,小心火烛噢……”

蒋光慈惊得抬起头,发觉吼声是从王家老楼传来的。王家老楼位于白塔畈的东北边,是个大庄园。庄主是大地主王子敬。他的两个儿子王宝斋、王学斋分别在外面的政界、军界做官。

王家为了使这个大堡垒更加稳固,在庄园四周筑有三米多高杉木联结的围寨,围寨外面挖有三米深、五米宽的水沟;只有一个吊桥能出入。每天晚上,吊桥一抽,庄园内外就隔绝了。庄园四周筑有四个碉堡,每个碉堡都有家丁轮流站岗。碉堡内装有风铃,稍有动静,岗哨一拉风铃,全庄园里里外外都能听见;庄园里的洋枪、土炮随时可以向外射杀。

蒋光慈憎恶地向庄园的碉堡瞪了一眼。那摇曳着的灯光像是鬼火眼,嚣张地俯视着白塔畈的天地。这次回来,他就是要在这碉堡林立的皖西,点上一把火,用这把火点燃这些枯朽,让它们变成灰烬。想到这儿,他加快了步子,向西边不远的白塔畈街道走去。

山间小镇白塔畈,地处大别山北麓,山清水秀,人烟稠集。所谓“畈”,指的是山区间的小平畴。因为这个集镇东北角有座寺庙,寺中有一座白色的宝塔,于是寺庙和集镇便都因此得了名。

蒋光慈由街道东边的一条巷子,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了街上。两丈余宽的街道路面,由各种鹅卵石铺就,中间布满独轮车的辙印,在月下依稀闪着光泽。两旁的店面,松木铺排的门板,被红色的油漆髹得净亮。米行、商店、货栈、饭馆、茶室、药房交相排列。在这夜晚,街面上比较冷清,只有几堆乘凉的人,还在高谈阔论。

蒋光慈走到街道中间，在一处西向的两间名曰“蒋恒兴”的门面前站住，深情地浏览着门户，然后轻轻推开门，走进了屋。

穿过头进房屋，便是一个天井院子。院子中央，长着一棵碗口般粗细的枣树。一家老少五六人，正坐在枣树下纳凉，只听一片蒲扇拍扑声。最先发现蒋光慈的，是大嫂子张氏，“哎呀！巧子回来了！”她盯着不声不响的蒋光慈，惊喜道。

众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，涌向蒋光慈。五十三岁几近失明的母亲陈氏，颤颤巍巍地循声扑向小儿子，当摸到儿子的双手时，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。

蒋光慈紧紧地拥抱起母亲，抚拍着老人的后背：“娘，娘！是我，是我，您的老儿子回来了！”

当晚，大哥蒋儒谦、二哥蒋儒让带人在乡下的田里忙庄稼，家里只有父母、大嫂张氏、二嫂司氏和侄儿等人。两位嫂子利落地安排他吃喝。蒋光慈美美地吃了一顿家乡饭，又冲个凉水澡，顿觉浑身清爽，毫无睡意，便坐在枣树下同父母叙话。两位嫂子不好插话，各自回房歇息去了。

母亲陈氏递给蒋光慈一把精致的、小麦秆编成的团扇，又一把抓住小儿子的只手，好像怕他又要飞了似的，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：“巧子呵，你远走高飞离家四五年，可想坏了为娘呵。这些年你都到过哪些地方，跑了多少大码头？”

面对母亲的询问，蒋光慈心头涌起了千言万语，可一时又难以言说。

蒋家家境原来十分清贫。祖父蒋德福是个轿夫，在六安祖居不能养家糊口，便带着妻儿老小流落到白塔畈。因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，只得寄居在人家的破草房里，仍用自己的肩膀，当做有钱人的上马石。蒋光慈的父亲蒋从甫，自幼未能读书，十几岁便到河南固始县城当学徒。店主家设私塾教自己的儿子读书，他便在一边偷学，由于天资聪颖，不懂就问，深受那位塾师的喜爱。久而久之，肚子里也积了不少学问，不仅写得一笔好字，还会赋诗作文。这以后，蒋从甫靠着逐步积累，回到了白塔畈，先租房，后买房，开了一爿杂货店，店号曰“蒋恒兴”，经营锅、碗、瓢、盆、纸张、文具之类的小本生意。在农村收获时节，还开了一个临时性的米行。蒋家生活节俭，全家勤劳，也逐渐有

了一些积蓄。因此，便在白塔畈东边不远的乡下，买了几十亩田产，盖了几间草房，家道渐渐好转。

母亲是与白塔畈仅一岭之隔的小关村一户穷人家的女儿，为人忠厚善良，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。丈夫常年在外，她不仅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也是丈夫的贤内助。蒋从甫在教蒙馆期间，一次赴一个学生家的丧事宴席，无意中坐到王家老楼亲族王小夫一桌。席间，王小夫奚落蒋从甫的父亲是个轿夫，没有资格与自己同桌。蒋从甫受到这无端的凌辱，一气之下，退席而去。陈氏知道这件事以后，把气咽在自己的肚里，一面服侍自己的丈夫，一面坚定地教育自己的孩子：“靠自己的力气吃饭，讲到哪里不为孬；靠盘剥人家吃饭，讲到哪里不为好！”蒋光慈听过这个故事，也曾流下愤懑的泪水。

在几个孩子中，陈氏最钟爱的就是老儿子蒋光慈。光慈在苏俄留学期间，一度与家庭失去了联系，陈氏思子心切，几乎哭瞎了眼睛。蒋光慈也极爱母亲，在他的诗文中，经常出现母亲依依送别，盼望游子回乡的句子。长诗《写给母亲》的开头便是：

曾忆起我离家的那一年，那一年的春天，  
那时杨柳初绿，草儿初青，野花儿初露脸；  
在一个清醒明媚的早晨，你送我一程又一程，  
我说，“母亲，回去吧！”你说，“儿呵，你几时才回来？”

你走送我，走送我到你不能再上去的山巅，  
你目送我，目送我到林木遮蔽着不能再见；  
你只希望我，叮咛我，“我的儿呵，暑假早回来！”  
又谁知一别七年，到而今我还是未返家园。

……

父亲蒋从甫，正专心致志地抽着水烟。他左手将硕大的黄铜烟袋捧在胸前，右手拿着捻得很长的火媒子，一星红火不时燃着烟袋上的黄烟丝，只听烟袋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醉人的声响。听到老伴问儿子，他从嘴中抽出弯长的烟嘴，代儿子回答道：

“他不是打信回家说过了吗？是到俄国念书去了。”

父亲今年五十六岁,显得有些过分的苍老。他自幼饱经磨砺,历尽世态炎凉,深知受压迫、受剥削之苦,因而养成了敏感而豁达耿直,且又疾恶如仇的性格。父亲的人品,无疑对蒋光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“俺知道是去俄国,”陈氏说,“念书那地方,离咱家一定很远吧,一路上大码头也一定很多吧?”

“娘!是很远很远。我去俄国一个叫莫斯科的大地方,如果从上海算起,走了有一万多里路呢。”蒋光慈小声答道,又把目光转向了父亲。

小小的天井院,已上中天的月亮,透过枣树浓密的枝叶,筛下几点晶莹的白光,依稀映出已经年老的父母的面容。他的心头似乎涌起巨浪。

父亲!母亲!你们的老儿子怎么向你们倾诉呢?

自从儿子出去读书后,不仅想法已经产生了革命的飞跃,改名为蒋光赤,并且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。更重要的是,在这所大学,儿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;在这所大学,儿子克服了饥饿、语言等困境,在瞿秋白等兄长、老师的帮助教育下,经过红色土壤三年多的培育,经过红色风雨三年多的洗礼,儿子长成一棵大树了。

今天,儿子回来就是要竭力报效祖国、尽瘁桑梓,来完成党派给我的任务,在皖西一代组建党组织,在这里撒下星星之火,以备燎原……

这一切,面对年迈的父母,面对已被生活与岁月压榨得只剩下对子女的期盼的老人,蒋光慈不忍说,他不想将两位老人置于整日的提心吊胆中。

月亮已移至西天。院中的枣树映下浓密的黑影。蒋从甫和陈氏都有些倦意。陈氏轻轻地、小声地打了一声呵欠,又突然提起了精神,对老儿子说道:

“小英子不知道你今晚回来。要是知道了,她甭提有多高兴了!”

蒋光慈知道,“小英子”是母亲对他的童养媳王书英的爱称。他心里早就想到她了,但嘴上又不好问,这时听母亲提起她,便装作轻描淡写的语气问道:“真的,怎么没见到她?还有小妹呢?”

“小妹”是指妹妹蒋儒香。蒋光慈一并问起她俩,以减轻父母对自己的关注。

陈氏答道:“乡下的宅子住有一帮人在忙庄稼,厨上缺菜,晌午后俺叫她俩送点菜去了。乡下好玩,今晚看来不回来了。”顿了一下,又说:“巧子你不知道,如今的小英子,长成大姑娘了,个儿足足比娘高出半个头;人又生得

俊，都说是咱白塔畈的人尖尖儿呢！”

“你少说两句行不？”蒋从甫想打断老伴的话。

“少说两句干啥？”陈氏道，“摊上这样的儿媳你不高兴？不仅人勤快，手儿也巧，是咱心尖上的一块肉呢！”说着，把脑袋伸向儿子，“巧子呀！你是光绪二十七年生，属牛的；英子是光绪三十年生，属龙的，比你小三岁。你俩一个二十四，一个二十一，镇上跟你们年纪相仿的，都是有两三个娃儿的人了！小英子是个有心的姑娘。她长年累月、春夏秋冬都在念叨你呢！”陈氏的话头打不住，“她房里的镜子上镶着你的照片。俺好几次见她捧着那照片看，眼儿红红的，想是哭了。唉，天可怜见的！”

蒋光慈归家的喜悦一下子被母亲的这些话变成了苦恼，他低头想了片刻：“娘，小英子是挺可怜的，我们从小像兄妹一样，相亲相爱地长大，我想……”

“好啦，不说了！”蒋从甫从小竹椅旁站起来，“儒恒一路劳顿，也该歇着了。”

陈氏坐在那儿没有动，依然想着自己的话题：“这回好了，老儿子回来了！无论如何，得把他们的婚事办了！俺不能让镇上的人戳咱的脊梁骨！”



## 大别山姑娘

王书英

蒋光慈在酣梦中，被一阵压抑着的银铃般清脆的笑声惊醒。他睁开眼，从竹枕上抬起头，透过蚊帐，发现小窗对面的乌黑屋脊已被明亮的晨光抹红：呀，太阳升得老高了！

他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戴好眼镜，趿起拖鞋，走到窗前，往天井院里看动静。刹那间，他眼睛一亮，发现枣树下正站着一个人！

一位身材颀长健美的姑娘，瓜子型白皙的面容，被屋顶阳光映照着，显得明丽而妩媚。弯弯、舒展的眉毛，乌黑、清澈的大眼，小巧、红润的嘴巴，搭配得非常妥贴。乌云似的头发向上拢起，似乎还沾着几粒树上落下的小小的枣花；一绺刘海儿，整齐地罩在额上；背后拖一条油黑闪亮的大辫子，两耳上是一副翡翠色的耳环。姑娘上穿白色大短褂，偏大襟，褂边滚着暗红的花纹；两只雪藕似的胳膊腕上套着一只玉镯子，闪着绿莹莹的幽光；下穿一条蓝色的百褶裙，上边绣着红白相间的细碎的花纹；裙摆并没有拖地，因而露出裙下的一双半大小脚和尖头绣鞋；站在几棵正在争艳的大红、水红的凤仙花旁边，显得高高朗朗、娇艳欲滴，宛如七月间树上撩人的山桃。

蒋光慈看着这幅《美女晨光图》，不禁轻轻地嘘了一口气，一股暖流，从心田缓缓舒舒地浸润过，不禁暗暗赞叹：呀，咱的书英小妹呀，变成了大姑娘了！

小窗上蒙上一层黑色的纱网，姑娘看不到屋里的情形。但她仍然睁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，窥探伴着想象，想看看昼思夜想的巧子哥的身影。

“五姐五姐！”突然从旁边的屋里又跑出一个姑娘，走到王书英的身边，抱起她的一只胳膊。

“嘘——”王书英向窗户努努嘴，示意小姑娘小声点。

小姑娘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红红的圆脸上生着细眉秀眼，头上梳着两只“丫角”，还戴着几枝刚摘下的白色的金银花——蒋光慈认得，这是小妹蒋儒香，如今也长成大姑娘了。

小香子放开书英的胳膊，又跳到她的身前，将她细细打量一番后，把嘴贴在书英的耳边，笑着，小声地咕哝了几句。

“死丫头！”书英顿时脸红了，推开她，小声笑道，“看俺撕烂你的嘴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小香子控制不住，仰头大笑起来。那清脆的笑声，划破了清晨小院的宁静。她头一缩，吐了一下舌头，稍作犹豫之后干脆走近窗户，向屋里窥探：“小哥呀，小哥呀！太阳都晒屁股啦！”

蒋光慈笑了一声，打开门，张开双臂迎接小妹：“好呀，看你闹的！都是大姑娘了，我的小天神！”

王书英见蒋光慈突然打开门，反而不好意思了，猛然转过身去。小香子见状，把她的身子扳过来，数落道：“整天叨咕巧子哥、巧子哥，流着泪花瞅照片。如今真的回来了，却又假模假样地不瞅人家。这是怎么呢，怎么呢？”

王书英这才走近蒋光慈，黑眼睛闪出一束火辣辣的火花，稍纵即逝地同蒋光慈的眼神交接了一下，红着脸，弯起腰，眼睛闪起泪花，向远方归来的亲人道了个万福：“巧子哥！你回来了！”

蒋儒香见书英流泪，赶忙另开话题为她遮掩：“小哥呀！昨儿俺同五姐下乡去了，别提乡下有多好玩呢！那水田里的稻棵，长得绿油油的，一眼望不到边儿。稀溜溜的南风一吹，绿浪一波撵着一波呢。那灰溜溜的秧鸡儿勾着头，在稻棵间跑得飞快；那鸽鹁看不见飞，只听它‘洞、洞、洞’地叫，像敲脆鼓；还有咱家那条黄沙牛，昨儿还下了小犊子呢……”

“好啦，快嘴丫头！快给小哥打洗脸水来吧！”蒋光慈笑着呵斥道。

“好呀！”

小妹走出房，蒋光慈忙摘下眼镜，柔和地看着书英。

王书英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刹那间，脸儿连脖颈都红了。她抿抿翘起的胸口的褂子，赶忙进屋走到床前，一边整理床铺，一边细声说道：“二嫂子一

大早就赶到乡下庄子,说你回来了……”

蒋儒香打来了洗脸水。蒋光慈用一只瓷杯舀了水,又从带回的箱子里拿出牙粉、牙刷,然后走到院子里仔细刷起牙来。

儒香看小哥满嘴白沫,觉得好玩,自己的牙也又酸又酥。她咧着嘴、呲起牙对小哥说:“咱家的坛子还养着粽子,俺给你剥去,还有洋糖呢!”

“亏你想得周到呀,”书英笑道,“快去剥吧,鬼丫头!”

蒋光慈知道,白塔畈人家有夏日吃粽子的习惯。田长糯稻有糯米,山生箬竹有粽叶,方便得很罗。糯米粽子抹白糖,该有多么好吃呵。他想着,赶忙漱净了口,等着享受家乡粽子的美味。

中午,蒋家要吃团圆饭。蒋光慈的大哥蒋儒谦、二哥蒋儒让,结伴从乡下的新庄子赶了回来,要会一会多年未见的小兄弟。儒谦这年三十四岁,儒让小两岁,三十二了。两兄弟个儿都比光慈矮些,都穿着粗白布对襟小褂、黑粗布短裤,黝黑的国字脸,大手大脚壮身板,一看就知道都是吃力气饭的人物。蒋光慈在诗文中,常称这两位兄长为“小市民”(那意思是,在小镇市上找饭吃的普通的民众),今日彼此见面,十分亲密。大哥拍着光慈的肩膀,笑道:

“兄弟!这一去就是四五年,漂洋过海,到外国喝墨水,算是见过大世面了!”

儒让说:“听说俄国在咱们中国的北边,那地方冷得很,四季都下雪。出门撒尿要带小棒子敲,不然就结成一根冰棍子了。”

“瞎说!”光慈笑道:“那儿冬天是长一点冷一点,其他季节同咱们这儿差不多,也有春夏秋冬。春天了,花红柳绿,鸟儿唱歌,一点儿也不比咱们大别山差。”

“噢!”儒让领悟似地点点头。

陈氏见桌上的菜都摆满了,酒壶也端上来了,赶忙打断儿子们的热闹话:“坐吧!尽说那些远在爪哇国的事情干啥?”说着,拉起老儿子就要入座。

大嫂在厨房忙碌,小香子在院里照顾小侄儿。王书英呢,早把蓝色的百褶裙脱了,换上一件黑色的、裤脚拖到腿胫坎的短裤儿,显得洒脱而又麻利。她里里外外忙着端菜添酒,细腰扭动,浑圆的肩膀也随着舞摆,好像是在跳一种无名的舞蹈。姑娘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,院里的凤仙花开得格

外美艳，枣树上的喜鹊叫得格外动听。天上好像升起两个太阳，照得满世界万类万物都是金烁烁、明晃晃的一片。她一面走动，一面向心爱的巧子哥闪动着眼。那热辣辣的眼神里，包含着浓浓的情意、长长的情丝。

蒋光慈感觉到了王书英的眼神，装作没有在意，一个劲地同兄长碰杯，向父母敬酒。

他们喝的是大别山特产的“小吊酒”。这是一种家酿米酒，一般在农历九月菊花盛开的初凉季节酿造。所用的酒曲子称为“蓼曲”，用当地产的多种天然山珍综合制成，所以酿出的酒入口绵甜而清醇。细细品咂之后，其间似乎还揉有山花涧草的芳香。山里人家往往每次酿造数百斤粳米或糯米，装在一个个半人多高的大肚酒坛里，以供全年之需。此酒只有十五度左右，人们喝起来常不作警惕，往往成杯成碗地一干而尽，殊不知它有后劲，一旦发作起来，往往使饮者大出洋相。

蒋从甫脸上沁出了汗珠，他瘦弱的身架，似乎有点弱不禁风；红红的眼睛也不时洒出泪水。

蒋家有规矩，除了春节，妇女一概不上桌吃饭。今天都是家里人，陈氏也破例地坐了上席。她瞪着几乎失明的眼睛，一个劲地劝身旁坐在首席上的老儿子多吃多喝。

晚上乘了一会儿凉后，蒋从甫老俩口把老儿子叫到自己住的厢屋。屋不大，屋顶被烟熏火燎得一片油黑。挂在墙上的一架油灯，灯盏里只点着一根灯草，灯光还没有院子里的月光明亮呢。

从甫给儿子泡了一杯瓜片茶，示意儿子坐在床前。从老人的严肃态度看，蒋光慈明白，父母又要同自己谈“正事”了。他也猜到，无非是要自己同王书英成婚，这是他此次回来顾虑最多的事情，但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不得不回来面对，但他自信能够说服父母。

原来蒋光慈自幼就同王书英订了“箩窝亲”。箩窝，是大别山人家用的一种竹编摇篮。这就是说，他俩还是小娃，睡在摇篮里时，两家父母就为他们交换了生辰八字，订下了亲事。王书英的家也住在白塔畈。她父亲名叫王诗华，是开猪肉案的，还兼营一个豆腐作坊。书英在王家排行老五，人称“王五姑娘”、“五姑娘”或“五姐”的。她的亲娘姓姚。在她长到十二岁时，姚氏害了伤

寒死了。王诗华又为她续娶了一个姓蔡的晚娘。蔡氏为人凶狠,将王书英视做眼中钉,想方设法虐待这个没娘的丫头。不仅白天叫她不停歇,晚上还要逼她到豆腐坊去熬夜。

长到十四岁那年,王书英不仅身架窜起来了,眉眼儿也生得有模有样,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。遇到晚娘辱骂她时,她也敢顶嘴;遇到晚娘动手动脚时,她也往往不叫那婆娘占大便宜。如此一来,常常搅得家里三江水波浑!加之白塔畈周围山里土匪横行,无恶不作,也常绑“花票”。他们在月黑风高之夜,把人家大姑娘、小媳妇抓去,先作践一番,然后令家主花钱去赎,不然就要“撕票”。基于这两个原因,王诗华早早就将小书英送到蒋家,意思是:俺已经把闺女交给你蒋家了,如若出事,与俺无干!

在皖西山区,有童养媳者,均属家境贫寒,无力为子女正式举办婚嫁一应仪式,而将其幼小女儿送到男家抚养。及至婚龄,择日梳头,名曰“圆房”或“磕头”,即与男子同房。在年龄上,女大于男者较多,有的年岁相差很大,往往造成彼此之间关系不睦。至于童养媳在男家受虐待,几乎是非常普遍的事情;童养媳被逼投水、上吊的,也不少见。

王书英身为童养媳,却不能列入上述之例。一是她与蒋光慈年岁相当,只相差三岁。彼此家庭为街坊邻里,两人自幼就在一起玩耍,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积了不少儿时的感情;及至光慈九岁起便在外读书,她更是常到蒋家走动,俨然像蒋家的一个女儿。如今来蒋家当童养媳,更是如鱼得水,非常惬意;二是蒋家家境较好,又是厚道人家,劳力充足,不需要书英过多操劳,更没虐待她的事情发生;三是王书英人很能干,心灵手巧,嘴儿又甜,服侍得蒋家老老小小都很舒坦;加之光慈在外读书,数年不归,蒋家把思念游子之心,化成万般珍爱,一齐浇灌到童养媳身上,使她倍感滋润,出落得标致有姿。可以说,蒋从甫老俩口看待王书英,比看待亲生闺女蒋儒香还要重。

待儿子喝了半杯茶后,蒋从甫问道:“你这次回家,能住多少天?”

“看情况,顶多一个月吧。”蒋光慈答道,“我从苏俄回国到了上海,见到了瞿秋白。他要我到新办的上海大学教书,因此在家不能久待。”

“到大学教书?”当过乡村塾师的蒋从甫听了甚是高兴,“咱们蒋家世代代,你是第一个做大学教书先生的呵!”

可陈氏听说儿子在家只能待个把月时间却很着急,赶忙说道:“时间这



样短呀，那你和小英子真该圆房了！”

蒋光慈沉吟良久，心中有千言万语，面对两位老人，又似乎无从说起，只是坚定地说：“二老在上，这事儿反复考虑过了，我和书英不能结婚。”

“不能结婚？谁说的！莫不是你自己变了心吧！”蒋从甫断然说道，“这事，不能再拖了！你不想想，你俩都多大岁数了？俺和你娘不能担个养‘老媳妇’的骂名。这事不仅要办，还要风风光光地办一场。算算看，咱家已有七八年没办过热闹喜事了啊！”

蒋光慈听了，暗暗叫苦。他想说，他和小英子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但自懂事起，他越来越觉得对小英子的感情，只是一种哥哥对妹妹的关心和爱护，少年时的同吃同住中，他已习惯性地小英子当成家人，却绝不是当成自己的妻子。

在外面学习深造之后，他更加确定了自己要找的伴侣是什么样的，就如他在作品中一次次地描述的那样，那应该是一个满怀革命的信心，凭借坚定的意志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勇敢冲锋的巾帼英雄。她能拿起自己的革命武器，能与自己相辅相成，共同奔赴革命的第一线。

除此以外，任何女子跟随自己，不仅于革命事业无益，自己更会陷她于白色恐怖下的危险境地。

然而，这些怎么能跟父母说，自己的身份、自己所从事的事业，不仅是自己的秘密，更是整个组织的机密。

蒋光慈拧着眉头，又像是下了一种决心似的，起身把房门关好，回到座位上，迎着父亲的眼睛说：“爹！我不能娶小英子！我有苦处！”

“什么！你有什么苦处？你说！我就知道你在外面花花世界把心都看花了，儒恒呀，咱做人可不兴这样啊！”

面对咆哮起来的父亲，蒋光慈叹了口气，低下头来：“爹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你先听我说！儒恒！你还是不是我的儿子？小英子那丫头，天可怜见，等你等得可怜呵！就是瞎子，也能看到她的愁眉苦脸，咱家在白塔畈，始终抱着耕读传家、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，不能到了你这代就坏了道道！”

“你同小英子是‘箩窝订亲’，她来咱家也已七八年了。这，是铜板钉钉的事，全白塔畈人都知道。再说，她小英子又是一个好丫头，睁大眼睛挑剔，也寻不出她有什么短处。人无信不立。子曰：‘敬事而信’，‘言而有信’。咱们不

能做不讲信用的人！”

蒋从甫搬出圣人的教诲，强调婚事势在必行。见儿子还想说话，老人又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兴许是想找个识文断字，能帮你抄誊文稿的女子，这倒也很重要。要不，你在外面纳一房‘小的’，帮办这些事情。咱们不管！小英子留在家里，照顾我们。”

“你就让俺和你娘，了却这桩心事吧！”

蒋光慈皱着眉抬起头，欲言又止。蒋从甫想是儿子心思有些活络了，赶紧以饱谙世情的口气说道：“如今只要你养活了家里的正室，即使在外面娶了三妻四妾，也没有谁来管你！”

蒋光慈听着，依旧不说话，良久，才无可奈何地看了蒋从甫一眼，无可奈何地轻轻喊了一声：“爹！如果真那样，小英子就过得好了吗？那不是让小英子守活寡吗？如果只是为了能被养活，我把她当妹妹养活行不？不能为了咱的信义，把她往……”

“好了！”蒋从甫威严地站起来，快刀斩乱麻似地挥了一下手臂，“这‘房’一定得‘圆’！你别以为当了大学里的先生，就能拿你那些个歪道理跟娘老子对着干！”

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氏，这时候赶紧补了一句：“爹娘也是为了你好！”

父母扔下话头就把光慈赶出房间。蒋光慈双臂垂立，低着头一个人默默地望着天井的地面。一向对父母极端孝顺的他，此时满腔气愤，却又一筹莫展。扶着那棵在风中飒飒作响的枣树，蒋光慈想起那天书英站在树下的情景。